音乐笔记

由波西米亚狂想开去

陈 峰

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刷”了两遍，梗在心里。吃了葡萄，一定要吐葡萄皮。

从N年前说起。居住乡村，身为女性，第一次看足球比赛是在1990年世界杯。必须承认，我不是球迷，我是为了看各种肤色的球星（特别是帅的），听各种好听的歌曲，才喜欢上足球的。足球于我是一枚容器，它收纳了我的青春，治愈了我的孤独。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的流行音乐从苏小明、沈小岑、王洁实、谢莉斯进阶到刘欢、毛阿敏、程琳。在1990年的夏天，海风拂过亚平宁半岛，横穿地球，吹到我所居的乡村。那个深夜，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我听到了《意大利之夏》。

像靴子一样的意大利，这是摇滚吗？

放荡不羁，自由奔放，多么动人的旋律。

我想说的是，那一年我迷上足球，并从足球比赛中知道了《We are the champions》《We will rock you》。听了多遍，熟了，只要前奏一响，心里就会激动，歌曲自带荷尔蒙。很多年以后，我从百度上得知，大名鼎鼎的《We are the champions》，演唱的乐队名叫皇后（Queen）。

2019年3月22日，我坐在电影院观看《波西米亚狂想曲》。一开演，镜头掠过温布利体育场，昏眩伴着激动，直接燃烧。

事隔N年，荷尔蒙还在那里。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下着小雨，本可以“打的”回家，但我想慢悠悠地晃荡，释放一下心中的快乐，那快乐盛在身体里，极不安分。翻遍手机通讯录，我没能找到合适的倾吐者。

翌日，又去电影院。那个售票员还记得我：你昨天在我这里买的票，这部电影有那么好看吗？我告诉她：这次我来看一场演唱会。

不是吗？电影最后，还原了皇后乐队在温布利体育场上演的那场《Live aid》（拯救生命）演唱会，它像一条八爪鱼，紧紧吸住我。对啊，那个视角，跃过72000名观众，乐队主唱佛莱迪穿着白背心牛仔裤跳跃着向观众招呼，这是怎样的欢呼声，如潮如涌！佛莱迪坐在琴凳上，手指划向琴键的间隙，全场静默。而后，琴声一起，全场如雷般掌声随之响起。佛莱迪开口唱“ma-ma”，全场跟唱。一曲终了，佛莱迪用手势跟观众互动，你一声“哎喔”，他一声“哎喔”，互相应和，偌大的体育场，佛莱迪仿佛是指挥、是主宰！

很多人感叹，恨不早生几年，能赶上这场演唱会。

1985年7月13日，大洋彼岸的艺人们为援助非洲灾民，在英国的温布利体育场和美国费城肯尼迪体育场同时举行了这场演唱会。在现场，无数观众的双手，森林般摇动，整座体育场水泄不通。这场长达16个小时的演唱会，从中午12点开始，汇聚了一串世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名字：大卫·鲍伊、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U2、滚石、威猛、菲尔·柯林斯、艾尔顿·约翰、恐怖海峡、齐柏林飞船、斯汀、麦当娜……

凑巧的是在演唱会前一天，斯汀（《这个杀手不太冷》主题曲《Sharp of my heart》演唱者）在温布利体育场刚开完“个唱”，于是省下了布置场地的花销。据说BBC和ABC各花100万美元购买了版权。全球14颗卫星、上万个地面接收站、100多个国家的电视台同步转播这场音乐会，超过15亿人观看。

当天的气温高达32摄氏度。7万多名男男女女挤在温布利体育场嘶喊、跳动，温布利声浪阵阵，热浪滚滚。

温布利体育场开演两小时后，肯尼迪体育场准时开演。这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场演出，两大体育场的大屏幕，互相转播对方的实况。隔着半个地球，两边的观众却能同时观看演出。

更奇特的是歌星菲尔·科林斯，在温布利退场后，立即从伦敦搭乘飞机赶往美国费城的演出场地，他由此成为世界上唯一参加两地演唱会的人。菲尔·科林斯曾7次获得格莱美奖，他的那首《Another day in paradise》一直为歌迷津津乐道。

压轴的歌手是鲍勃·迪伦，谁也想不到他会在33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天鲍勃以他的招牌动作：挎着吉他，架着口琴，演唱了那首著名的《Blow in the wind》。

最后的最后，众星齐唱《We are the world》（天下一家）。所有的大牌歌星成了伴唱，与现场观众组成大合唱。这首歌由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尔·里奇共同创作。时间已是晚上11点，观众用打火机点亮了夜空。这一刻是如此美好、动人，正如歌中所唱：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演唱会缘起BBC的一名记者，他把非洲大饥荒最真实的一面给抖搂出来，一位名叫鲍勃·吉尔道夫的爱尔兰摇滚歌手被这一消息惊到了。这个三流的摇滚歌手觉得应该做些事。他邀请到一众当红大牌歌星，居然办成了一场《Live aid》演唱会。事后，我回看演出录像，看到了吉尔道夫的演唱——在大牌云集的现场，他就是一个路人甲。但从那一天起，他的身份就不一样了，他为非洲国家筹集了1.27亿美元，并被提名为1985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1988年，我正上高中。那年，班级大合唱《明天会更好》获得校园合唱比赛金奖。很多年后，才知道这首歌是模仿《We are the world》群星公益演唱的模式，来呼应世界和平年的主题（198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1986年确定为“国际和平年”）。《明天会更好》1985年由罗大佑等人创作，召集了中国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共60位华人歌手共同演唱。一年后的1986年，只有22岁的郭峰，也为了世界和平年，在《We are the world》和《明天会更好》两座“高峰”之后，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让世界充满爱》，由百名歌星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演唱。

……

看完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才知道曾经有过那么一场堪称伟大的演出，它把世界上最大牌的明星们聚集在一起，只为了援助陷入饥荒的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

感谢吉尔道夫，他让音乐回归本真，用人类共通的语言传递人类最美好的情感。

《Live aid》无疑已成绝唱。还好，有《波西米亚狂想曲》还原现场，让它重生。

鉴赏与收藏

应敏明 供图

一对朱金小圈椅

应敏明

中国传统家具和欧美家具有明显区别，前者承载了太多传统文化中“礼”的思想。比如我国传统坐具，大多让人正襟危坐，尤其是太师椅等，在造型设计上讲究端庄，而不太考虑使用者的舒适度。当然，中国也有比较人性化的凳椅，比如文人最喜欢的椅子——圈椅。圈椅，顾名思义，就是有圈的椅子。它由交椅发展而来，最明显的特征是圈背连着扶手，从高到低一顺而下，它后背的弧度顺应人体脊椎曲线的变化，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原理。另外，它的造型上圆下方，外圆内方，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乾坤之说。

圈椅有明式和清式之分。明代的一般少雕琢，流动的线条，灵动的扶手，精巧的榫卯，形制显得素雅、文气。清代的则在此基础上，追求椅背和角花牙板等的雕琢。清代的朱金圈椅更突出色彩的富丽堂皇。圈椅上的朱金木雕，也叫漆金木雕。木工做好圈椅素坯后，让木雕师傅施以椅背的高浮雕、角花和牙板的透雕，最后由漆匠辅以朱砂大漆，再贴上真金，这样一把朱金圈椅就算大功告成。民间有“一两黄金，二两朱砂”的说法，可见当年朱金工艺的金贵。虽然从现代人的审美来看，朱金未免有点“俗”气，但江南民间讲究“讨喜”，追求吉祥，于是这“俗”也就成了大雅。

浙东的朱金圈椅各地均有特色，但以三门圈椅最为杰出。明清时代，三门县家家户户有圈椅。说来也怪，三门沿海靠山，民风强悍，但明清家具无论朱金踏步床、罗汉床还是官帽椅、红衣橱，无不做工精美，堪称经典。尤其是三门的朱金圈椅，一直是收藏界的宠物。

改革开放不久，兴起了明清古家具收藏热，那时候上海人、台湾人甚至外国人都慕名涌到三门收购明清家具。上世纪90年代初，一把上好的三门朱金圈椅能卖到六百至八百元；今天它的价格已飙升到两三万元一把甚至十多万元一对。我记忆中，当年，三门“跑地皮”收购明清家具的好手是叶家庄的老叶。老叶，人长得清瘦，皮肤黝黑，眼睛贼亮，能说会道，脑子灵光。好年景时，他一年光朱金圈椅就能收进几十把。经我过目的这些圈椅中，顶级的一对，要数后来被我朋友厉志宏收藏的小姐椅。

厉志宏，为人风雅，嗜好古物。二十多年的收藏经历，使得他的藏品非常丰富，明清造像、名人字画、明清江南家具，不一而足。他收藏的江南家具，偏重于浙东家具，其中就有那对小姐椅。厉志宏收藏着的这对朱金小圈椅，是老叶从三门东屏古村收购来的。据厉志宏介绍，这对圈椅高96厘米，宽50厘米，深40厘米，椅背上雕有《西厢记》故事中的才子佳人图，角花镂空雕，椅下桩的牙板镂空雕花卉，中间镶有绿琉璃珠子（当时比玉还贵）；圈椅通体朱砂红，雕琢部分贴有真金。它小巧精致，是供富贵人家的小姐和小孩坐的，为此，民间俗称小姐椅。圈椅形制端庄，雕饰华美，是老叶收来的众多朱金圈椅中最好的，堪称三门朱金小圈椅的经典之作。如此精美的小圈椅还成双搭对，更是难得。

三门东屏古村深处大山。古村曲巷纵横，古宅幽深，一座座古建筑青砖灰瓦，马头墙高耸，飞檐翘角。“四面有山皆入画，一年无日不看潮”，被誉为中国画里的古村庄。旧时东屏古村有许多大户人家。老叶发现的这对朱金小圈椅，两百年来，一直置放在当地一户陈姓人家的闺阁里。尽管初见时这对圈椅尘垢蒙面，但一经拂拭，立马熠熠生辉。这对宝贝是老叶在一个极偶然的机缘里“费尽心机”得手的。今天三门收藏界仍有人在感慨：只有东屏古村才会出这样一对朱金小圈椅啊。

收藏是讲缘分的，两百多年过去，世事沧桑，物是人非，多少古物在光阴流转中损坏、消失，而这对朱金小圈椅至今依然向人们展示着它美好的身姿，这是厉志宏的幸运，也是这对圈椅的幸运。

《藏书楼》观后记

岑 颖

4月10日，宁波小百花越剧团新编大戏《藏书楼》首演。故事取材于天一阁的故事。导演手法上颇有亮点，如借鉴古希腊戏剧的歌队演唱与串场，就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艺术美感。舞美简洁而高级，服装造型大气而雅致。但剧作初露真容，也有不少可商榷之处。

戏剧是叙事性的艺术，离不开情节、人物与思想内容，而支撑起这三者的，则是其中的逻辑。目前看来，这个故事在这些方面还多有不足。概括起来说，有“三非不可”和“三不鲜明”。

从逻辑上看，有“三非不可”：杜雪贞没有非嫁邵叔平不可的理由；汪仲锡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汪仲锡没有非登天一楼不可的理由。

据剧中交代，邵父为更好地守护书楼，向杜家下聘为邵叔平求娶杜雪贞。但纵观全剧，我并没有看出杜雪贞为守护书楼起了什么重要作用。她是异姓人，按族规不能登楼；在明代这个戕害女性最厉害的时代，她更不可能在丈夫死后抗争得过邵家家族中的其他人员（比如邵叔文），而去承继这座书楼。那么，为什么她要嫁过来？像钱绣芸一样爱书，想要看书么？可她早被允许在双湖书院旁听，是“四学子”之一，理该知道嫁过来也登不成楼、看不成书。事实上或因剧本呈现或因演员表演上的缺陷，这个人物的情感逻辑也没有理通：她既然情系萍溪，为什么对别嫁一事表现得如此欣欣然而看不出一点遗憾与感伤？这如何与她得知六年来汪仲锡一直未曾忘情之后的伤痛形成呼应？她又如何与邵叔平有了感情，而使她在邵叔平死后喊出“我要的是你的人”这样撕心裂肺的话语？

而汪仲锡呢？他真的必须登楼吗？第一次，大明风雨飘摇，他怀抱一地破碎的理想，要登楼寻找救国之策，再去追随鲁王反清复明。那么，这救国之策是救急还是图强？图强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清军势如破竹，所以是来不及了；救急则更需要作战经验，到故纸堆里去寻良策是否也太过天真迂腐了？第二次，他为避清军通缉追捕而被建议登楼避难。这就更站不住脚：你视书楼为宝，清兵也会视书楼为宝么？你敬畏膜拜之，清军也会敬畏膜拜之么？想搜便搜才是常理吧？他更没有非逃走不可的理由。难道一个县太爷，一个著名藏书楼的主人，还找不出一个让外地“来客”搜不到的藏身之地方，而非要眼睁睁看着他陷于被追捕的危难之中么？

该剧从结构与主题上看，则有“三不鲜明”，即主角不鲜明，主线不鲜明，主旨不鲜明。

故事从第一场汪仲锡意气风发进京任职，立志为国为民做出一番事业开始，就进入了多条故事线、多重缺乏密切关联的主题的摇摆之中。四学子的友情线，指向书生之报国情怀的主旨；汪仲锡与杜雪贞的感情线，指向现实与情感之冲突的主旨；包含邵氏堂兄弟之间的书楼之争在内的书楼守卫线，指向文化传承的主旨；该不该让异姓登楼线，指向探讨守书的目的究竟是要禁锢文化还是传播文化的主旨；汪仲锡的反清复明线，指向忠君爱国的主旨……诸多线索纷繁交织，每一处都没有讲透理顺。

因为每一条故事线的主要情节推进者并不相同，所以这个故事的主角究竟是谁也体现得不甚鲜明。比如，汪杜感情线的主角是汪杜二人，该不该让异姓登楼这条线的主角则是邵叔平，反清复明线的主角又是汪仲锡，守卫书楼这条线的主角又变成了邵叔平与忍辱负重的袁伯谦。难道它要为我们塑造一组民族文化守护者的群像？因为要多头兼顾，这些人物的出现仅仅为了交代剧情的需要，远远没有立起来，够不上“塑造形象”的级别。

当然，故事最终落到了文脉传承的主题上（前面说到的几条线如果改动一下，也能“搭上”这个主题）。落到这个主题上是对的。书是文明的载体，在异族入侵的大背景下，守住书楼便是守住本民族的文明，让它得以延续与传承。无论江山如何易主，只要守得住这文脉，民族就不会消亡。在被迫成为“遗民”的时代，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但是，好的主旨需要花笔墨去敷演，需要通过丰满的人物，充分展现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来得以表现。而事实上除去第二幕袁伯谦怒骂汪仲锡一场让人觉得酣畅淋漓，其余各幕各场就很难担得起充分表现主旨的职责。此后汪仲锡内心几度挣扎在观感上则又显得拖泥带水。

如此看来，此剧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主旨呈现上，还需要有大动作进行修改完善。我们期待更为流畅与成熟的《藏书楼》！

锐观察

喜见甬剧演绎爱心宁波

邓长青

3月29日晚，甬剧新戏《甬城故事》在逸夫剧院首演，我和几位“王粉”（主演王锦文）相约前往观看，又一次被感动到了。演出期间十多次自发的掌声，邻座观众频频拭泪，谢幕时观众踊跃上台献花，长时间鼓掌，簇拥台前拍照，表明首演获得成功。

作为新宁波人，我本不了解甬剧。前年在一次社交场合，遇见甬剧领军人物、宁波市戏剧家协会主席王锦文女士，大家纷纷祝贺她精彩主演的《甬港往事》。《甬港往事》为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而创排，那天我应邀前去观看。去之前有些忐忑，担心听不懂宁波方言，欣赏表演有障碍。演出时舞台两侧的字幕，演员清晰的吐字，加上数十年积淀下来的对宁波方言的听力，很快让我“入戏”，对剧情故事、人物刻画、甬剧特有的唱腔韵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去年逸夫剧院再次上演《甬港往事》，我又一次欣然前往，竟有百看不厌之感。《甬港往事》由小说《女船王》改编创作，以著名的“宁波帮”故事为题材。随着剧情的展开，演员群体特别是主演极富感染力的表演，让我自然而然地从剧中人物身上看到了活跃于世界各地“宁波帮”群体的那种精神，看到了包玉刚、邵逸夫等许许多多“宁波帮”人士回乡回国捐资兴业的事迹。《甬港往事》艺术地概括了“宁波帮”精神，再现了“宁波帮”群体的动人故事。

宁波是一座有爱心的城市。《甬城故事》可以说是《甬港往事》的姐妹篇，前者的故事已成过往，后者的故事却在当下。剧中主要人物都是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普通人，有从事各种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也有宁波本地的各个社会层面的普通市民，他们为了梦想，为了生活，在努力奋斗。该剧通过一连串戏剧事件与戏剧冲突，转而又展现了剧中人的相互包容，相互接纳，共同用“爱”来融入宁波这座有着慈善传统的现代化都市，表现了大善大爱，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年2月20日《宁波晚报》副刊上《假如我是一朵小白云》一文，介绍了《甬城故事》编剧徐新华深入生活，在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区遇上了务工人员女儿正在写作文，开头是一首小诗《假如我是一朵小白云》。孩子虽小，心里却处处想着别人。徐新华深受感动，便把小诗用到了戏的开场与尾声。

演出结束时，主演王锦文邀请这部戏的主角原型上台与演职人员一起参与谢幕，请他发言互动。所有这些，让人联想到近几年当选的宁波好人、浙江好人、中国好人榜，连续10年捐款千万元不留名的“顺其自然”，无偿捐肝人林萍等许多暖心事、爱心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宁波涌现了一大批感人至深的人物，上演了一幕幕暖流涌动的爱心故事。把它们浓缩成一部戏，让爱心再传递，暖流再涌动，我要说甬剧真会讲故事！